

護專.我的第一志願

鄭小地

填寫大專志願時，我只填了四個：台大、護專、北醫和高醫。四個學校我全填上「護理系」。

高中的軍訓護理老師對我說：「若要學護理，一定要念護專。那裡對護理訓練最嚴格，素質遠超過台大和國防。」

因此放榜之日，看見自己的名字被列在護專的榜首，內心的喜悅，一點都不輸給考上台大的同學。不久，又收到國防醫學院寄來的錄取通知，雖然是公費，且有方帽可戴，但我寧可聽信老師的話，毅然選擇念省立護專。

報到那天，我獨自從新竹搭火車北上。長長的車程裡，所想的都是白衣白帽的遠景。哈！新南丁格爾上路啦！黑夜中，一星燭火點明的意象，照亮我的年輕的心。待我找到那位在內江街的校址，進入校門，才知我人雖剛到，卻早造成小小的轟動。大家都在好奇，那個名叫「小地」的榜首，究竟是何方神聖？！

蒙同學們厚愛，推選我作班長。第一夜我睡在護專宿舍的床上，心想著家，眼不肯流淚，我是為理想而來。從小聽爸爸一再描述，他四十歲到台灣，兩年後因十二指腸潰瘍，被同鄉夜送台大醫院，緊急開刀。那時姊姊出世第八天，媽媽正在坐月子，這一對苦命的母女只有隨他入院。媽媽常在一大早就往銀樓當舖跑，換錢買藥買豬肝；大姊就放在爸爸病床旁的水泥地上睡覺。有一日差點被做清潔的歐巴桑，一掃把掃入垃圾桶。

身在異鄉，妻弱子幼，貧病交迫，傷口化膿遲遲不肯收口，出院不知何日，心情之茫然落魄，可想而知。這時爸爸的主治大夫帶實習生來查房，那日籍醫生用冰冷的手摸過刀痕，爸爸說：「沒有一句安慰的話！一臉兇相瞪著我說：這種病一百個人中，死九十九個。唉！一點醫德也沒有！

對！醫德，但願我把醫德找回心裡。身為護士而無愛心，那何異於「工匠」！？徒有一技在身，混口飯吃沒意義！

爸爸為我命名心存美意，他不盼我大貴大富，名為「金銀珍珠寶石」，也不盼我超乎常人，「成鳳成凰」，更不盼我貌美「如花如雲如玉」，他只要我把自已的一生，經營出「別有小天地」。

護專三年，把我從喜歡向爸爸撒嬌的嬌嬌女，訓練成有擔當、有膽識的專業護

士。該學習的科目太多，技術也多，專有名詞更多。各種術語、簡單要背住，各科教師的脾氣要適應，學姐們的個性要順從。沒有人天生耐磨耐打，看見大出血，我一樣覺得心悸；聞到穢物，我一樣覺得噁心；聽見嚎叫痛哭，我一樣覺得懊喪。我不過是盡量壓抑，接受考驗，力持鎮靜罷了！挽起長髮，戴上白帽；穿起藍紋洋裝，束上腰帶，我是不折不扣的護理人員，入行來啦！

量體溫、量血壓、打針、打點滴，點點滴滴都是經驗的累積。寫記錄、作報告，聽護理長責備、聽病人抱怨，天天都有新功課。「婦幼中心」是我踏出實習的第一站。接觸孕婦、產婦，看多了各種媳婦，也看多了婆婆，和婆婆的兒子，只有初生的孫子最美。唔！我要不要結婚？我要不要生子？生子要生幾個？……這些想法縈繞於心。

學校對學生的訓練，在分秒必爭中。比方在餐廳播放分娩過程，當年所有護專生都已習慣邊吃邊聽：「……子宮開三指……出血……」大姊來訪，乍聽之下，驚得花容失色：「想到血，誰還吃得下？」姊姊在我棉被裡發現骷髏頭，叫聲之慘烈，室友傳為笑談。唉！可見護理這行飯，也不是人人吃得了。話說回來，那一個護理人員不是日夜不分，一飯三吐哺的站在第一線服務？見不得血、吃不得苦的，往往開學不多時，便轉學另尋他路了。邁上護理的學習之路，技巧無他，惟「勤」而已！勤學、勤肯、勤記、勤做。一個護理人員肯手腳勤快，心地善良，肯彎下腰聽人說話，就沒有應付不了的病人。

正式實習前，每個護專生都要在示教室「模擬病人」一番。假病人一如真病人，吃喝拉撒睡，所有生之活動，都在一張窄窄的床上進行。實習老師認真執行，絕不通融。要上大號，有便盆。要上小號，也是便盆。要洗澡，行，乾洗如何？要洗頭？請忍耐幾天，沒病，要打針，無任何不適，要吃藥、量體溫、量血壓……。真是煩死人了。幹嘛這樣虐待人！

嘿嘿！就是要你親自嚐嚐病人被病虐待的滋味啊！假病人都如此難受，何況真的病人？經一番「好馬當死馬醫」的療程，七天如七年，出院那天，竟真有了幾分病容。那樣的經驗一生一次足矣！不管多麼心高氣傲的人，一旦入示教室，穿上病人制服，一旦被限制躺在床上，解除武裝，失去自由，病容立現。人，原是這般脆弱，各科病房應該互相配合，主動助人早日出院才好。醫院實在不是一個令人想待的地方。妙哉，此計！

畢業後，我順利的被學校推薦進入「榮總」服務，這也是我的第一志願。當年又有三個學校的畢業生，夠資格進榮總：一是省立護專，二是台中護校，三是台南護校。此外，任何「私立」學校都無份。本校畢業生附加一項殊榮，那就是擔任菜鳥護士的「班長」。出入社會就當「長」，當時的我，多多少少有點神

氣活現的踐樣吧！

在門診注射室，一夫把關萬軍莫敵。排隊等我打針的隊伍，還頗為可觀呢！時年芳齡二十一，反應快，動作俐落，打針如釘釘，一戳即注，其準無比。病人尚未察覺，注射劑已在他體內運行了。榮民伯伯向我豎大拇指，說我「打針不痛」。私下喊我「一號小姐」。

榮民伯伯真是值得同情的一群。青春勃發之年，趕上漫天戰火，不報國何為？以血肉之軀對付彈砲，從大陸抗戰到台灣，即使不殘不缺，也錯過娶妻生子的年齡，老來一身貧病，卻缺人照料。我想起爸爸的昔日，對他們特別有耐心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，不是理論和口號，是一種心情，是一項實行！

工作第二年，有人告訴我，在中央日報尋人啟事上，我已被尋了一個多月。速與尋方聯絡，原來是我照顧的一個榮民伯伯，他的侄兒找我，個榮民伯伯，他的姪兒找我，肝，究竟是何方神聖！說伯伯指定我繼承遺產，他希望我分一半給他。說真的，我心脾睨！親人病時，無一日出現在病榻；死後猴急著來討財產。他若自認與長輩的關係非比尋常，又何忍心在親人生前不聞不問，棄之不顧？在石碑找到一家孤兒院，我捐贈遺產，再將收據寄給那侄兒。做到以「幼吾又以及人之幼」，來結束這場鬧劇！

第二站，在開刀房服務，接著，結婚、懷孕、生子、為人媳、為人妻、為人母，真不是在職婦女兼差可以稱職的。白天刀光血影，氣氛緊張逼人；晚上不開刀，僅應付急診刀，因此只需輪值夜班即可，這便救我脫離「三班制」值夜之苦。

我走過外科、胸膛內科、婦產科、開刀房、恢復室，人體仍一樣，有血有骨有肉；人心仍一樣，有喜有悲有痛。多年來，我的雙手為上手術台，以刷得硬如牛皮，粗如工人。

在恢復室，我看過不少腦袋開花的病例，由急診室急送開刀房，鮮血淋漓，情況危急。經鋼鋸鉅開頭骨，揭開頭蓋，止血、清理、縫合、包紮；推到恢復室觀察。麻醉藥效果將過，我觸動病人腳趾，一聲兩聲三聲，叫魂似的呼喚病人名字，病人始悠悠轉回，臉上留有「闖一回鬼門關」的驚顫。

有的癌症病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了！有人死在慘叫中，有人清醒的在挨日子。病人望望窗外的曙光，對我說：「哎，我又賺到一天了！」是的，多賺了一天。我心想這一天若仍要在床上輾轉受苦，倒不如早結束呻吟。老人早說過：「醫生醫病，救不了命。」但願你早嚐到救恩之樂，紀念造你的主，安然去見祂！

到今年九月一日，我在榮總便滿二十四年了。這個足夠使小孩長成壯年的年資，把我從年少女催成半老婦人。護專給我的三年訓練，讓我發揮了二十多年。儘管這二十年來，社會變遷，利益掛帥，護士的熱誠大不如前，但我一日為護專人，便一生以此為榮。但是，全部第一，全部甲等，還包括研發「綠豆趴枕」得獎。外在肯定愈多，反令我內心愈煎熬，今後的路該怎樣走呢？我現在的第一志願不是做一輩子護理長，推動行政工作至退休為止。眼見年資淺的人生上高位，指揮我工作，只因對方多一頂方帽子？年歲增長，我想轉型，我想教書，我想換舞台，進教室教育英才，傳承經驗，只因我缺少大學文憑一張！

記得新生訓練時，徐校長勸勉：「妳們安心讀書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希望妳們畢業時，拿的是大學文憑。」實現這個願望之路多麼漫長遲緩啊！處在院方重學歷、重研究的壓力下，我不免疑惑：或許當年的選擇大大錯誤，那時若選國防，今日一路安安穩穩升官的人，不就是我嗎？唉！難道護專真不是學校裡最好的選擇嗎？

護專自民國三十六年建校，至今半世紀過去，培育護理人才無數。當我們遇到工作上的瓶頸和困難，感謝老學校有新作法，對我們早年畢業的老學生對「嫁出去的女兒」的關懷，設有回娘家進修的管道。體貼我們衣食不能離職，讓我們回校「在職」進修，取得學歷，跟上時代，應付市場需要。此舉於我們，不但提高素質，於校譽也大有提升作用。畢竟我們這群老學生，也只有娘家可投靠，共同為維護校譽而努力。謝謝校方在慶祝校慶的同時，廣納建言，使校內校外，五十年中的每一屆學生，都感欣喜，選對了護專為第一志願。